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_臣黃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宋 張君房 撰

神仙感遇傳上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
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敝衣冒風雪
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既暝無燈燭雪
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

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幄衲褥器用陳設服翫無所不有
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
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
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刳心責已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樵採避雨於大樹下忽見雷
公爲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雷霹後却合遷韶爲取
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乃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

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
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
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雷五姓剛若無危
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嘗於吉州
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遷韶於堦下大呼雷
五一聲時中早日光猛熾便震霹一聲人皆顛沛太守
下堦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霖雨澤遂足因為遠近
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

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汭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闕水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

市看訖即邀滿川過其家入橙竹徑歷渠澗可十里許
即見門宇殿閣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
大廚中人亦甚衆失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瓚化厨中爾
云來日蠶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三日矣賣水老
叟自此亦不復來

進士王叡

進士王叡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
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

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其盲者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覆詞樞亦猶劉闡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嚼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梭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瘡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予雖釋忤有鑪鼎之功何疾不除也叡委質以師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

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魄坎離運行寬猛無成金
木有數秦晉合宜近効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
魂牝牡結陽响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
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
佯狂混時年八十瘳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
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挈獸結尾為害尤甚叡醉宿
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黎雅為永平軍從玘為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鎮為郡從玘栖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濱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髯生勿為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髯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荅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令狐絢

令狐絢者餘杭太守

名闕其子也

雅尚玄微不務名宦於

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

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

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

命張天師爲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

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中原多故之時禍結兵連

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

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勅尹真人登一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瞠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為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丁酉年於四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為元中法師與令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
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軸緘
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
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
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髻髻當頂餘髮
半垂敝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母

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

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
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
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
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如傳同好
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
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
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
得加筭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

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也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礪壁倉人也嘗爲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

元中明皇寵異之仗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
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
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擔魚
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露草露
漬纔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
世有命坐設食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罄憫之形於容
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
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

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力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行而勤之焉彥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營家業於礪壁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我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賫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

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
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引登萼臺
顧望羣峯碁列於地有道士奕碁青童採藥清渠瀨石
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為何處也荅曰名山
小洞有三十六天此我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
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
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
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

日乃得相見耳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綦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掇擷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啗食俄有犬子數輩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倉惶支梧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

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景友善常
話其事跡者也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大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
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
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
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
香而至焉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

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饑以舌舐葉上垂露俄
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
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
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爲墟墓因復
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
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

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峨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為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

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洎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簫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紵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

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邱遂其栖隱於是任其遊
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啟關躊躇以候
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
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山引之至一室內有机案筆墨
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
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

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案本書之甚易半
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
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
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
篆書邁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解梓方將受錄頗異
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錄有此嘉祥既
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
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敝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

遠近荅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荅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

裴沈

裴沈仕為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

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
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
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
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
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身其血方可中用郎
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
急切豈能却至洛爲求胡蘆生耶裴沈然而返洛中訪
胡蘆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祈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

子大如兩指以針刺臂滴如乳下滿合以授裴曰無多
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固是信士乃以血盡塗鶴瘡上
言與之結緣既而謂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
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隨行數里至莊竹落草舍庭
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中有少漿可就
飲之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
乃力舉飲之味如杏酪不復饑渴裴拜老人願爲僕老
人曰君世間微祿不可久住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

友出入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裏一幞物大如羹盎戒無竊開共視鶴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開其幞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

者但具湯火意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
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按之爲豆
湯成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病
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糧
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以
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餅爲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
飽獲束縑三十緡秀才方慚謝雇者曰某遭遇道者過
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爲

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指常蹙蹙不安崔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筴及髮鬚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襟大度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容狀踈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某遠聆尊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

後竹徑中茆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
勿以負累為憂勿以食饌為慮只請酒二升可支六十
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之少年遂匿於
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
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
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
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籙一階以冒奉傳以
申報荅耳即焚香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

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
隨逐尊師營衛召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
曰可於中堂壘牀為壇設案几焚香恭坐九州内外吉
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葷血為犯苟或違之冥必有
譴若精潔守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
潘即設榻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
一知之如是旬日為靈官傳報頗甚諠聒潘勃然曰我
閒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荅曰

職司不宜曠闕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來曰吾輕傳真訣以罹譴責師犯汚真靈罪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授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常墮於幽獄矣潘自啗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爲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符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當問粉人以知災祟

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錢務此精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潘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少年復至淹留逾月多話諸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疾求出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

處左右接侍亦皆違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敝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為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

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盧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而後出鎮漢南

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
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
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
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既畢佇還
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
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
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聞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間日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

也予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領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於前樵者勅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

曰可復書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
堂美鬢眉紫袍秉簡揖樵者而坐引滿兩巡二壺且竭
樵者燒一鐵筯以煖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
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
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廼神
耳鐵筯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事弘文
館校書郎蘇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
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為地仙矣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少與隣舍閭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丘子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丘默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叅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

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友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邪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賁徒知錐刀何僭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為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濠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請之願為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有所授

又玄稍情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竒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間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為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為市井之賁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汝神仙之

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罪而竟以慚怍而卒矣

虬鬚客

虬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恃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虬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虬破衫蹇衛而來投布囊

於地取枕歌卧看張妓理髮委地立梳於牀靖見乳鬚
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目張熟觀其面妓一手握髮一
手映身揺示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卧者
曰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云第三又
曰妹第幾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遂呼靖曰
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為食客以餘肉
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且話其由客曰然則
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人

乎靖曰州將之子年可十八姓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予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曰望氣者俾吾訪之遂約其日相候於汾陽橋及期果至靖話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褐衣裘而來神氣揚揚邈與常異客見之默然居末坐氣喪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

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飲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丈靜對碁鬚靖俱會丈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眄煒如也道兄一見慘然下碁子曰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奕既出謂虬鬚曰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同入京虬鬚命其婦出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虬鬚紗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

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也
殆若洞天之會旣而舁二十牀以繡帟蓋之去其帟曰
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寶貨泉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
中華求事或龍戰三五年以此爲經費今既有主亦復
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
妹善輔贊之非李郎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
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
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

訖與妻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文皇締大業貞觀中東南夷奏有海賊以樓船千艘兵十餘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國內已定矣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故知真人之興乃天受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有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笠與語顧其狀貌不

常乃問其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烝足食之益人勿以跂不利中府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絹欲召畫工爲圖連阻沍寒畫工未至張絹倚于壁叟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殆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寶以自隨因遊淮海遇鑒古圖畫者使閱之鑒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灞橋遇鬻蔬者狀貌

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
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燃香忽見一
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事能往遊乎懷一許諾相
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峯聚天長松夾道或
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饑道
流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饑以一桃

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凌
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
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舊居已周歲矣懷一自此
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山更尋
靈勝去而不復返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
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

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所攝無疾

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
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
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
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
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
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
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
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

丹有症候暴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
數人有闔官夏侯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為冥
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既
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
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泰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
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
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迴
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

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效
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
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誼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
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
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閒放唯以金石為務未
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
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
之者見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

得其術者矣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見餽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日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屋極廣可容千人其下

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新食軟美
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
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
麴洩麴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
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
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
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
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

資糧留於少室山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聞食香買蒸餅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吳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

功天挺仙骨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爲石矣

蜀氏

蜀氏遇晉氏饑輩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羣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纔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荅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予不宜久住遂出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沖雍荊記

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
畦壠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
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
經也元嘉中有蠻人入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
穴傍有梯因上即豁然開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
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
却結伴尋之無復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中
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
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
我眉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
間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
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
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輒入訪須得洞
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字約其里數必是神仙

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我崑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為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為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為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

曰遊山須得炁力不至饑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
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
敢拒命食盡二器厭飫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
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曰入山至某峯下值
某洞門有長松下有迴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
之洞也以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即扣之
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
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

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開大而平闊徃徃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徃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棲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嵒崕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緘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之而

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授閹者劉發絨覽畢
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擘而棄之費愈懼排闥
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語日已暮矣劉
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
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
羶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
一閤子可以憇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
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羶席入廳後對堂小閤子中既

而閉門鎖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操簞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餽饌奇果香溢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

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閣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堦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堦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

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邏任叟

鄭南海為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諸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檐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

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歛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間人也樵叟此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某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適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

紫邏葦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寇犯闕方
失其所在也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宋 張君房 撰

神仙感遇傳下

任生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聞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

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水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暫謫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閭閻願侍巾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冀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牆而已女子重贈一篇

曰阮郎迷不悟何要申情素明日海山春綵舟却歸去
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閃閃漸上空中去地百餘
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
生之不過也數月生得疾見二黃衣人手持牒來追曰
子命已盡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幢節幡蓋迤邐不
絕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二黃衣與生辟易隱於
牆下女子望見既至問曰何人黃衣具言女子笑曰是
嵩山讀書薄命漢謂黃衣把牒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

遇不能無情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曰
此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至舊居
見身卧於床上使者從後推之乃蘇嗟恨累日後三年
果卒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翫月公遠曰陛
下莫要月宮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
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奪目寒

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乃密記其聲調旋為冷氣所逼遂復躡銀橋迴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作霓裳羽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祕而不說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發公遠致斃上令瘞於宮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遠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駕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

跣足攜鞋一隻乃令開棺視之唯見一草鞋在棺有箭
孔十數安祿山犯闕明皇幸蜀有稱維公延來謁召之
即不見思其意維公延蓋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設觀者如市有白衣人長
丈餘質貌甚異門衛者皆恠俄有一小兒傍過叱曰汝
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其人攝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
宴所具白刺史問甚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

見守江龍入州看設某叱令迴刺史不信曰爾何誕妄
若誠有龍即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試之乃於江濱作
小坑深濶一丈去岸八九尺引江水注之刺史與寮佐
郡人皆往注視逡巡有白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
躍漸大有青烟如練起須臾黑氣滿空雷電艷赫風雨
馳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相連素光滿水
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即
日召見上與張果老葉法善奕棊次二人見之大笑曰

村兒有何解乃各執棊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空
手及開手果無所有悉在方遠處上大驚異自後累試
其術如神

李師稷

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舟遭風飄
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
所覩山側有人迎問安得至此客具以告乃令移舟於
岸既登岸乃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

見一道士眉鬢俱白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
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蓬萊山也乃令
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
有號至一院扃鎖嚴固窺之衆花滿亭堂有几褥焚香
階下客問之此院誰何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
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旬至越具白蘆使李公
盡錄以報白公公已脫烟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
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袁滋

袁相名滋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青溪山秀麗無比袁公因晴登臨此山行數里逕漸幽小阻絕無蹤有人儒服市藥為業結廬山之下袁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袁公曰此境山泉竒異當為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蓋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莫知其所居處與之雖熟不肯細言袁公曰某可來相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求美醞一榼或得見也袁公辭

歸後得美酒挈而往歷數宿五人果來布裘紗帽藜杖
草履相見遂通寒暄大笑乃相與臨清澗據石濯足戲
調儒生為列席致酒五人顧酒甚歡曰何處得此物來
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仙兄
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兼怒儒生
曰公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復是士流許
之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特甚乃時與
笑語目袁公曰坐袁公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視袁公

相謂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良久云真是便屈指計之
曰此僧去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撫掌
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袁公握手言別過洞踰嶺
捫蘿跳躍翩翩如飛倏忽不見袁公後乃登第果拜相
領西蜀節制

王水部

大厯中有水部王負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列有布衣
方藥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侶數人在廳王君方與

談諧會除廁裴老携穢路側密近廳所王君妻令左右止之因附耳於壁聽道侶言竊笑不已王君僕使皆恠之少頃裴老傭事畢王君將如廁過於戶外裴老斂衣似有白事曰員外甚好道王君驚曰老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員外酷似好道然無所遇適來廳上數人大是凡流但眩惑員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其妻罵之曰君身為朝客乃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裴老笑請去王君邀從容曰老人請後日相訪王君

齋沐淨室裴老布袍曳杖而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話
茶酒更進裴老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試鑪火
可驗取一鐵合重二斤分為兩片致於火中須臾色赤
裴老解布衫角藥兩丸小於麋栗撚碎於合上復以火
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壯者以火筋持之
擲於地逡巡成金色如雞冠王君降禮再拜而謝之裴
老曰此一兩敵常金三兩然員外亦不用留將施貧乏
遂辭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伯高第中

起居容進否裴老曰可蘭陵西坊大菜園後相尋遂別
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員
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淨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
皆有殊色茶酒果實甚珍服用輝煥迨晚王君告去裴
老送出門旬日再去其第已為他所質裴老亦不知所
在

崔生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而走馳之

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曠黑驢即奔入崔生
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
入十餘里望見巖壑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
衛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仙翁守
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丈餘侍女
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與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
羅列謂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
也蓋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謝遂

以女妻之數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摩體若蟬蛻瑩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藥宮月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有所戀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與符一通急有患禍此可隱形慎不可遊宮禁臨別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乃命取一驢付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入內會劔南進太真錦繡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至此必為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

照之寢殿戶後果得崔生崔生具寫本末上不信令笞
死崔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遠與持執者當時絕
倒良久方起啟上曰此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
臣等即受禍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遣
數百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
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守吾語幾至顛毀崔生
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隨之仙翁以杖畫地成川濶
數丈崔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崔生踏過橋

隨步即滅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只如此可以歸
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鸞鶴蕭籟之聲遙望雲
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黃尊師

茅山黃尊師法籙甚高嘗於山前修觀起天尊殿置講
求資日有數千人時講衆初合忽有一人排門大呼貌
甚麤黑言詞鄙陋腰插驢鞭如隨商客者罵道士奴時
正熱誘衆何事自不向深山學修道業何敢妄語黃師

不測之即輟講遜詞謝之衆人悉畏不敢抵忤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要修堂殿耶都用幾錢尊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盡輦破鐵釜及雜鐵來黃師疑是異人遂遽令於觀內諸處收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為鑪以火銷之探懷中取一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銀曰此合錢萬貫若修觀計用有餘請施貧乏如所獲無多且罷之黃師與徒衆皆敬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師

奉詔入京忽於市街西見插驢鞭者肩絆小襖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揖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拱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如十四五童子也

盧杞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市嫗麻婆者於東都廢宅稅舍以居麻婆亦孑然盧公常以疾卧月餘麻婆憫之常來為作粥食盧病愈多謝之後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

車子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密候之見一女子年十四五貞神仙人明日潛訪麻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如是則為請求之盧曰某貧賤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郎君清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震曜風雨暴至化為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華麗俄有輜輶降空即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某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旨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

女子呼麻婆付藥兩丸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
古樹荒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鑿地
種藥適已蔓生未移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
甕許麻婆以刀剗其中及七日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
仍令盧公具油衣三領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唯聞
波濤之聲迤邐東去又謂盧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
冰雪中行復令著至三重即甚溫暖謂麻婆曰此去洛
陽多少婆曰已八萬里良久葫蘆止息遂見樓臺皆以

水晶為牆垣被甲仗者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
殿侍從女數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諸
衛之下女子謂盧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者言
之若欲長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
至此下為中國宰相如何盧生曰在此實為上願女子
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當
白日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須啟
上帝乃索青紙為寫素當庭拜奏少頃聞東北喧然聲

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
衣少年立於階下朱衣宣帝命今得太陰夫人狀云盧
杞欲住水晶宮如何盧公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
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足以賂使者欲其稽
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地仙否欲人
間宰相否盧公大呼曰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
夫人失色令麻婆速領回遂入葫蘆依前聞風雨之聲
至地遂到舊居塵榻儼然時已中夜葫蘆與麻婆俱不

見矣杞後果為相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一旦
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於寒苦且浪跡江湖決別而去
後李生為橘子園吏隱欺折官錢數千貫羈縻不得他
去貧悴日甚偶過揚州阿師橋逢見一人草履麻衣視
之乃盧生也昔號二舅李生與之語哀其衣敝盧生大
罵曰我貧賤何恥公不外物投身凡冗之所又有積負

且櫻囚拘尚何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媿謝二舅笑曰居所不遠翌日馳馬奉迎至旦果有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舅邀郎君既去馬疾如風出城之南行數十里路側有朱門斜開二舅出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女數十人與橋下儀質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疑在仙府又累出藥品悉皆珍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貌極麗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朱書十字云天際識

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
家質貌兼美李生曰某安敢及此二舅許為成之又曰
公所負官錢幾何曰二千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
斯店內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罪也迨晚僕人
復御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泊歸頗疑訝為神
仙矣即以拄杖詣波斯店其輩見杖曰何以得之依語
付錢遂得免繫而去既驚且異乃再往盧二舅所居將
謝之即荒草滿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行軍陸

長源以女嫁之既見頗類盧二舅北亭見者復解筌篲
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之句也李生具說楊州城南
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戲書之句嘗
夢見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之甚後竟不能
得遇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間有人呻
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

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君有仙骨故以相託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間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拔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頗衆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袒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衣封裹鶴謝曰公即為明皇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遙慎勿墮志

李公拜之鶴沖天而去

李主簿

近有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出關過華嶽廟將妻入謁
金天王妻拜未終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昇歸客邸馳
馬詣華陰縣求醫術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術奉詔投
龍迴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去約十五
餘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其事仙師曰
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

驅來持朱鉢及筆至舍已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
且將黑筆及紙來遂書一符焚香以水噴之符北飛走
聲如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頃之
亦無驗少時鞍馱到取朱筆令李公左右煮少許薄粥
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水叱宅之聲如霹靂須臾
口鼻有氣眼開良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
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
賓大集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

逡巡門外關甚門者數人細言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
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王扼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
有人送出第三符也李公罄囊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
不得入也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恬淡不樂軒冕世利茂
然無留意因棄官之東洛謂所親曰某與浙西魚尚書
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某前身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

亦擬自訪遺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楫不旬日而卒

裴令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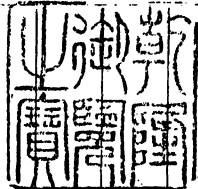
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未嘗懈怠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遺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

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後為太原節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何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將軍亦欲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庭前東南奠酒再拜見神披金甲持朱戈身長三丈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公尊奉有踰厥初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